

东槎纪略 四



東槎紀畧卷四

桐城姚

瑩著

臺灣班兵議上

比聞大府檄下議改臺灣班兵召募土著愚竊以爲過矣臺灣自古海外荒服之地明末鄭氏竊據爲閩浙江南憂者數十年聖祖仁皇帝命將興師克塽銜璧歸降始入版圖於今一百三十三載設立重鎮總攝師干俾以專殺之典爲東南延海數十郡外藩日本荷蘭無敢窺伺者臺灣之功也臺澎一鎮水陸十六營額兵一萬四千六百五十有六自督撫兩院水陸二提漳州汀州建寧福寧海壇金門六鎮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

協五十八營抽撥更戍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數十人其到臺也又分布散處每內一營分臺營者十數極多不過百人而已匪特三年之中分起輪班出營收營紛紛點調之煩配坐哨船或商船重洋風濤歲有漂溺之患而且戍臺之兵既有兵糈又有眷米歲費十數萬

天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爲之哉蓋嘗推原其故竊見列聖謨猷深遠與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慮內訌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邊塞戰爭之地得失無常居人各顧家室心懷首鼠苟有失守則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

其常態若用爲兵雖頗牧不能與守故不惜遠勞數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贍其家室使之盡力疆場然後亡軀効命臺灣海外孤懸緩急勢難策應民情浮動易爲反側然自朱一貴林爽文陳周全蔡牽諸逆寇亂屢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頭戳不敢有異心也前人猶慮其難制分布散處錯雜相維用意至爲深密今若罷止班兵改爲召募則以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有不虞彼先勾接將帥無所把握吾恐所憂甚大不忍言矣其不可一也兵者貔貅之用必使常勞勿任宴逸自古名將教習士卒勞苦爲先手執戈矛身披重鎧雖遇寒冬雨雪盛夏炎蒸而大敵當前亦將整旅而進苟

平居習爲安逸何能驅策爭先故練技藝習奔走日行荆棘之叢夜宿冰霜之地寒能赤體暑可重衣然後其兵可用今營制訓練各有常期將弁操演視同故事惟班兵出營約束煩難且以數十處不相習之人萃爲一營彼此生疎操練勢難畫一將備懼罰卽欲不時勤操演有所不能是於更換之中卽寓習勞之意益以賢能將帥講習訓練斯成勁旅若改爲召募則日久安閒有兵與無兵等其不可二也兵者猛士以勇敢爲上勝敗在於呼吸胆氣練於平時百戰之兵所向無前者胆氣壯故視敵輕也古者名將教士或臥於崩崖之下或置諸虎狼之窟所以練其胆氣使習陷危機而不懼然後大勇可成臺洋之涉亦

可謂危機矣。賊浪驚濤茫無畔岸，巨風陡起，舵折桅欹，舟師散髮而呼，神隣舶漂流而破碎，大魚高於邱岳，性命輕於鴻毛。若此者，班兵往來頻數，習而狎之，胆氣自倍。一旦衝鋒鏑，冒矢石，燕不致畏，蕙而却步。且平日海洋既熟，卽遇變故，亦來往易通。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之謂也。今若改爲召募，免其涉險，則恇怯性成，遇難望風先走，膽氣旣無，鮮不潰敗。愛之適足以死之，甚非。

國家所以養兵之意，其不可三也。以必不可易之制而欲變更，是以臺灣視同內地，毋乃於

列聖謨猷，前人美意，有未之深思者乎？然大府之所以議改者，

亦自有說請釋其疑可以無惑一曰節糜費閩省兵精僅能支給自林陳蔡三逆軍興各府縣運穀赴臺積貯空其大半頻年買補尙缺額者十數萬石而臺灣每歲運穀不能時至各縣借動倉穀墊放兵米舊貯未滿又有新借各縣藉口不免虧空且臺灣新設艋舺一營兵米不敷支給是閩省倉儲頗形支絀若改班兵爲召募則內地眷米一項歲可省穀數萬數年之後不惟補足且有贏餘并可減運以給艋舺兵米此節糜費之說也殊不知內地儲倉並不虧於軍需而虧於官吏軍需所缺歷年採買不難報竣所慮者有採買之名而無買穀之實及至交代輾轉流底虛報存倉至於臺穀不過運期稍遲雖則借墊運到

卽還何至虧空若艦舫不敷兵米則臺地亦尙有別款可籌何
必貪節省之虛名而懷百年之大計二曰處游民臺地口禁雖
嚴而港汊紛岐自鹿耳門鹿港八里坌三正口外南路則打鼓
港東港大港喜樹仔北路則笨港五條港大甲椿梢後隴中港
大垵烏石港其他私僻港口不可勝紀無業之民偷渡日多非
遊聚市廛則肆爲盜賊捕治不勝其衆若募爲兵若輩有可資生
亦所以區處之道此處遊民之說也不知召募之額有常而遊
民之來無限不爲兵者又將何以處之且若輩情遊無根小不
遂意及或犯法則逃去無所顧忌若操之稍急又鼓噪爲變一
旦姦民蠢動此輩皆其逆黨矣况臺地漳泉粵三籍素分氣類

動輒械鬥將弁帶兵彈壓非彼之仇卽彼之黨不更助之亂乎其患無窮不待智者而決矣三曰免煩擾臺灣班兵三年抽換往來絡繹則有造冊移報之煩缺額事故則有補革案牘之煩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廳配船候渡者無虛日內五十八營外十六營收營出營者屬於途且班滿出營之後多不遵約束紛紛滋事帶兵員弁旣畏如虎狼地方廳縣更難於治問若改爲召募則諸弊皆清此免煩擾之說也不知文移案牘不過書識之勞廳營紛紜各有舊章可守倘其出營滋事一能吏足以安之若慮煩擾務求安便此事簡民淳之區所宜講求而非所以施於繁要況海外重兵之事乎然則由前三者其害甚大由後

三者並無所利吾不知議者何取而輕改舊章也夫老將言兵計出萬全忠臣謀國期於久遠事必權其利害而利之所在弊卽在焉亦視其大小何如耳班兵之制於今一百餘年推其弊不過如此其利則保障全海而改爲召募則其害不可勝言并無所利可以決所從違矣

班兵議下

班兵之不可易如此則大府欲易之也其悞明矣吾聞大府入覲嘗面言事宜已得

俞旨必有言之甚切者此可揣而知也以爲班兵不得力耳朱一貴之亂也全臺陷矣林爽文之亂也南北兩路俱陷不破者郡城耳陳周全之亂也始陷鹿港旣陷彰化蔡牽之亂也始入艋舺新庄旣陷鳳山據洲仔尾郡城受攻者三月班兵不能滅賊皆賴義民之力繼以大兵而後殄滅是爲班兵不得力之明驗嗟乎此文武諸臣之罪也班兵何與乎臺灣地沃而民富糖蔗米油之利北至天津山海關南至寧波上海而內濟福州漳

泉數郡民商之力旣饒守土者不免噬肥之意太平日久文恬武熙惟聲色宴樂是娛不講訓練之方不問民間疾苦上下隔絕百姓怨嗟故使姦人伺隙生心得以緣結爲亂倉卒事起文武官弁猶在夢中一貴致亂之由言之使人痛恨後來者不知炯戒久而漸忘又有爽文之事陳周全本陳光愛餘孽誅之不盡及彰化米貴匪民肆搶臺守馳往僅擒治二十餘人粉飾了事又置周全不問以致縱成大患甫旋郡而難作蔡逆大幫騷擾海上十餘年以重利啗結岸上匪類受僞旗者萬餘人一旦揚帆直入匪民內應故得直薄郡城此皆諸臣經畧不足於班兵何尤藉使不設班兵當時已皆召募能保無事耶然吾聞朱

一貴亂作文員先載妻子走避澎湖是以人心無主總兵歐陽凱力戰死難若林爽文初據嘉義總兵柴大紀一出而殲賊復城陳周全別股賊首王快攻斗六門千總龍昇騰以兵百人敗賊千數蔡逆攻臺澎湖副將王得祿以水師兵六百人破賊數萬於洲仔尾不三年卒殲蔡逆臺人至今猶能言之則是班兵非不得力顧用之何如耳而欲改變舊制豈理也哉抑臺營今日有宜講者五事一曰無事收藏器械以肅營規二曰演驗軍裝鎗炮以求可用三曰選取教師學習技藝以備臨敵四曰增設噶瑪蘭營兵額以資防守五曰移駐北路副將以重形勢臺灣班兵器械除炮位鉛藥外皆由內地各兵配帶因雜派各營

恐有遺失向皆自行收管不交弁備然分類之習未除每口角細故彼此出械相鬥將備不及彈壓已致傷人雖屢加嚴懲此風不免良由器械在手易於逞兇故也今宜定制自入營點名之後所有器械編號書名交本營守備收入庫局惟操演教習差派出營逐捕盜賊按名散給無事則皆繳收不許執持各汛距營稍遠亦交千把總收管如此則手無挾持平時可免械鬥而營規整肅矣武備之用利器爲先藤牌烏鎗長矛半斬腰刀在在必須堅利大小炮位一發擊賊數十人尤爲取勝要具臺營軍裝惟火藥硝磺由內地運給自行煎煮其餘皆由省局製造委叅遊大員解運赴臺舊壞者收回繳省嘗見刀刃脆薄不

堪砍斫每斬決囚犯僅一再用而缺籐牌甚小圍圓不過三尺
籐尤輕薄此僅利於操演時騰舞輕便耳若以臨敵不足遮蔽
矢石鳥鎗尤短不能及肩安能中遠至於炮位鐵多未經熟煉
又攙雜鉛砂擲地稍重兩耳卽斷火門又或欹斜徃徃炸裂傷
人至於不敢演放武備若此雖有健銳亦難勝敵向者出局交
營皆顧瞻情面草率收受貽悞軍情莫此爲甚今宜嚴定制
務以厚大堅利爲主鎗炮必經委員當面演放并由鎮道會驗
然後收營否則駁回另造且治工匠以應得之罪如此則省局
不敢偷減工料委員不敢徇情解運臺營不敢草率點收而軍
裝可期堅利矣營制操演弓箭鳥鎗籐牌刀矛各有用法進退

跳蕩騰走擊刺各有規矩平時督撫提鎮較閱之時皆按一定陣圖演習此不過死法陳規練其步伐耳及至遇敵衝鋒則隨機應變惟以勇敢便捷整齊爲上必使手與器調器與心調心與伍調伍與弁調弁與將調然後千人一氣衆志成城無不克敵之理每見市中無賴皆有膂力相尙一營之中豈無嫻長技藝之人苟能留心拔取使爲衆兵教師朝夕訓練將備親自董率日省月試考其優劣能教十人以上者賞百人以上者拔用如此則人爭以技藝見長勁旅可成臨敵必能制勝矣噶瑪蘭新開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戰兵二百六十名守兵一百四十名歸艋舺水師遊擊管轄所撥班兵皆用上游四